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

〔英〕庇古著

謹齋譯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 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比較

〔英〕庇古著

謹 斋 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A. C. Pigou  
SOCIALISM VERSUS CAPITALISM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38

內部讀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

〔英〕庇古著 謹齋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装

統一書号: 4017·70

---

|                     |                 |
|---------------------|-----------------|
| 1963年8月初版           | 开本850×1168 1/32 |
|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字数 61 千字        |
| 印张2 $\frac{14}{16}$ | 印数 1—2,000 册    |
| 定价 (9) 0.42 元       |                 |

49624/6

## 关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比較》

庇古(1877—1959)是英国現代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生前擔任劍橋大學教授多年，並曾任英國通貨與外匯委員會委員、皇家所得稅委員會委員、通貨和英格蘭銀行紙幣發行委員會委員及國際經濟學會名譽會長等職。他寫過大量的經濟學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福利經濟學》(1920年)、《失業論》(1933年)及本書(1937年)。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國工業生產有過一些增長，但到作者寫作本書的那一年，又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許多企業經常開工不足，商品市場大為縮小，大批工人長期失業，工人生活水平日益下降。這種情況同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形成鮮明的對照，英國有不少勞動者從事實的對比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這當然使庇古十分不安。他的這本書，就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爭取人心”，特地用比較通俗的文字寫出來的。

從這本書的題目也可以看出，它的主題是要比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劣”。為了便於迷惑勞動人民，他裝扮出一副“公正”的學者面孔，說這兩種制度各有利弊，不能簡單地下結論，但是全書總的精神則在於，竭力歪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積極鼓吹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和經營管理方法，並在財政金融方面提出一些改良主義的方案來為資本主義補苴罅漏。

本書一開頭，庇古就力圖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根本區別，把它們說成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東西。他承認社會主

义制度排斥賺取利潤，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利潤动机”。他承认賺取利潤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同时又歪曲利潤这一概念，把它解释成为“中間人为了謀取收益而作出的各种服务”的“报酬”，认为它“可以通过把各种工业組織成独立的消費合作社、市政企业和公共机构”加以取消。他肯定生产手段的集体或公共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但是“集体”、“公共”这些詞汇在他的詞典里包含資本主义国家、資本主义的合作社之类的貨色，因而他断言生产手段的集体或公共所有制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也“同样是可行的”。按照上述說法，他作出了这样的断語：“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而且必須存在若干社会化的工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存在若干資本主义工业”。这里，庇古在調和那本来不可調和的东西上确实費尽了心机。但是，他对于利潤、集体等等的解释越是想超然于阶级之上，他的资产阶级真面目就越是跃然紙上。

接着，他用了很多篇幅来比較两种社会制度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劣。他表面上也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合理分拨生产資源的可能性，但是紧接着他又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沒有市場所决定的利率”等等，要达到对于維持現有資本和进行純投資的生产資源的理想分配，一定会遇到严重困难。在事实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垄断和竞争的存在，某些生产資源会分拨不当，造成浪費，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利己心、市場利率这个“自然的工具”发生作用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理想的’分拨，其所实际达到的境界将絲毫不亚于人們所能合理期望的境界”。在發揮技术效率上，他也一再表示私人经营企业比之社会化企业具有許多优点。这里作者的意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按照庇古的邏輯，他又将怎样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高速度发展，資本主义社

会則经常发生破坏性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异常明显的事实？将怎样解释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失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存在着大量的产业后备軍（以至产业常备軍）这又一种异常明显的事实？有“严重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速度发展生产，消灭失业，而“往往会造成‘理想的’分拨”、高度发挥技术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偏偏经常发生经济危机，把大批工人抛向街头，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嗎？

对于前一个问题，他没有正面谈。对于后一个问题，失业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很少”失业，是因为它处于“投资之大超乎寻常”的时期，这样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在“正常的时候”社会主义并不能消灭失业现象，而“正常的时候”不会永远不出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生失业现象，主要是由于在现代世界中，特别是在英国，货币工资标准是相当“固定”的，不能轻易升降，减损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平均就业人数。他还说什么“消灭失业的愿望在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同在社会主义集中计划下一样强烈”，好像问题就在于工人方面。这里，他根本避开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个根本点，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个别阶段，市场的表面繁荣会刺激私人大量投资，失业可能有所减少，但是在任何时候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消灭失业，因为失业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庇古说什么资产阶级具有消灭失业的强烈愿望，这是对于现实的歪曲。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当然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随之而来的失业的消灭是怎样“正常”地发生的。庇古把产生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货币工资的相当“固定”，也是用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来顶替客观的经济规律。他提出这样的论调有着

双重的主观目的，一方面这是为了把工人失业归罪于什么工人要求支付过高的工资和工会僵硬的工资政策，另一方面又是为了替资产阶级不断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制造理论上的根据，但是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以后的年代里果然下降了，失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不是一则证明了他的“理论”的破产，一则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下必然要经常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在收入分配方面，书中有专门一章对两种制度作了比较。在这里，他绝口不提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为劳动人民创造了幸福生活的条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由于当时英国社会触目惊心的事实，他难以否认收入分配上存在的“普遍不平等”，但是他特别提醒人们要注意这种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好处”，说什么资产阶级中有很一部分人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英国许多富有的地主管理自己产业，工作极为辛劳。许多有钱人为了培养自己，花了许多钱在外出旅行增广见识和研究公共服务方面，他们所过的生活要比他们大部分同胞辛劳得多。”如此等等。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弊害，只要实行高额累进的遗产税和所得税，用这些税款来补助那些主要供穷人购买的东西的生产，就可以加以消除；到那个时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就达到了“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目的。在庇古的笔下，毒蛇化为美人，资产阶级看不到了，剥削看不到了，有的只是善良的愿望，为公众服务的一片赤心！依靠剥削阶级的国家的主动，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采取若干措施，“社会主义”倚马可待，试问，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只不过，很可惜，庇古无意中提了一句——他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这就泄露了全部秘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的嘴脸，同时，他在前面說的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化工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資本主义工业等等也就易于理解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資產階級是允許存在的，在现实生活里也确实存在过，只是它所标榜的縮短分配不平等的距离却从来没有出現过。

庇古的经济思想对于現代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商务印书館翻譯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供讀者批判参考之用，是有现实意义的。

顾 林

1963年7月

# 目 录

|                             |    |
|-----------------------------|----|
| 序言.....                     | 2  |
| 第一章 定义与說明.....              | 3  |
| 第二章 人民中間財富和收入的分配.....       | 9  |
| 第三章 生产資源的分拨.....            | 20 |
| 第四章 失业問題.....               | 29 |
| 第五章 利潤与技术效率.....            | 41 |
| 第六章 刺激問題.....               | 56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集中計劃下生产資源的分拨問題..... | 60 |
| 第八章 有关利率的一些問題.....          | 71 |
| 第九章 結論.....                 | 78 |

## 序 言

本书各章系按照拙著《实践中的经济学》一书各章的方式写作，以供讲课之用。后来因为各章篇幅长短未能得当，事实上从未实际讲授。但是本书在語調和結構方面仍属讲稿性质。这也就是说，本书并无意作为学术論著，其对象也非专家学者，而是一般讀者。作者所以沒有談到社会主义的国际方面，其理由也在于此。对任何政治纲领表示拥护或反对，不是学院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也不是他力所能及。但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問題上，将与此論題有关的主要考虑（只要此种考虑属于经济学范围以內）依次闡述，却是他应该做的事，也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本书目的就在于此。我必須感謝罗伯逊（D.H.Robertson）先生和馬尔凡恩学院院长根特（H.C.A.Gaunt）先生，承蒙他們两位审阅了原稿，并且提出了一些改正意見。

庇 古

一九三七年八月于  
剑桥大学皇家学院

## 第一章 定义与說明

資本主义工业是生产的物质手段归私人所有或由私人租用，在私人指揮下经营，其目的在于出卖这些手段所生产的貨物或劳务以获得利潤的一种工业。資本主义经济，或者說，資本主义制度是其大部分生产资源被用于資本主义工业的一种经济或制度。实质上，这一定义等于是悉尼·韦伯夫妇(Sidney Webb)所提出的定义。“所謂資本主义或資本主义制度，或者照我們流行的說法，資本主义文明，是指工业和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部分工人不再占有生产手段，而落到掙工資者的地位，他們的生活条件、安全保障和个人自由似乎要取决于在全国人民中所占比例比較小的一部分人的意志；那就是那些占有、并且通过他們的合法占有控制着一个社会中土地、机器以及劳动力的組織調配，目的在于为他們自己謀求个人私利的人。”<sup>①</sup>这一定义在形式上的确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承认公共当局在“占有”生产手段的同时，可能为了利潤把这些手段出租給私人经营。如果国家占有煤矿或铁道而这样来处理的話，資本主义基本上仍旧完整无损。事实上，按英国的情况來說，資本主义农业经营者往往并不占有土地；土地占有者究竟是私人地主还是郡政委员会，对于他們的经营，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不过，这些問題是次要的問題。

要是在二十年以前，对于这两个資本主义定义，我們可能要提

---

<sup>①</sup> 韦伯夫妇：《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第2頁。

出两个相应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化的工业是生产的物质手段归一公共机构或自願組成的团体所有，其经营不是为了向他人出售产品以謀取利潤，而是为了直接为該机构或团体所代表的那些人服务的一种工业。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个制度的大部分生产资源被用于社会化的工业的一种制度。韦伯夫妇在1923年写道：“社会化唯一根本特征是各項工业和服务事业以及它們所必需的 生产手段，不应归个人‘占有’；工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不应以获取私利为目的。”<sup>①</sup>

由于在这些定义中，社会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不求利潤，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我們最好对这一点的意义不要有任何誤解。很明显，利潤同货币收入并不是一回事；废除利潤并不就是废除货币收入。利潤是货币收入中特定的一种——用一种特定方法取得的货币收益。当一个人，不論他是工人、艺术家、医生还是农民，向旁人出卖他的劳动或他的产品时，他并不是在賺取利潤。就和这里有关的意义而言，賺取利潤意味着担当一个中間人或企业家的作用，雇佣他人的劳动或从他人那里买进貨物，然后出卖这种劳动的产品或貨物，謀取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差額为报酬。为了我們弄清楚定义起見，这就是賺取利潤的意思。废除利潤，就是要废除这个——中間人为了謀取收益而作出的各种服务——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报酬。

但是时下的作家往往不談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处就在于它不求上面所說的那种利潤，而往往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沒有利潤动机。他們把“为使用而生产”同“为利潤而生产”（意即为了货币收入）对立起来。这样的說法既容易造成偏見，

---

① 韦伯夫妇：《資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第247頁。

又容易引起混乱。一个私人店主并不一定比一个合作商店经理更加关心自己而不肯舍己为人。一个农场主出钱雇人养猪腌肉供他自己食用，其动机并不一定比另一个农场主雇人种豆然后出售，以其收入购买腌肉更加高尚。如果“利润动机”用来表示个人货币收入的动机，那末，当报酬采取利润形式时，并不一定就受这一动机的支配；而当报酬不采取这种形式，而以工资、薪水、诊金、束修、稿费等等形式出现时，倒也许受这一动机的支配。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利润的定义如我上面所下的定义，那么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会取消利润。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会取消利润动机。这可能会缩小个人金钱收入的欲望支配行为的范围，但是也可能不会缩小这种范围。究竟缩小与否是一个实际验证的问题。从逻辑上来说，是不能一定的。若要避免引起误解的含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必须放在前者不存在利润这一回事上；而且我们决不要用“利润动机”这样一个术语来作它的不精确的同义语。<sup>①</sup>

---

① 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强调这一事实：在目前情况下，利润动机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大于在自由职业中所起的作用。严格说来，这一事实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并无关系。尽管如此，这一事实仍旧需要加以说明。一个人在做生意时的行为对旁人的影响不如一个外科大夫的行为那么立竿见影。这种不密切的情况和肉眼看不见的困难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有阿伦(Allan)先生所着重指出的那种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摩根(Morgan)和哈里曼(Harriman)为争夺一条铁路的控制权，而弄得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两人又在虔诚地做礼拜。一方面洛克菲勒(Rockefeller)接受退税，把竞争对手无情地迫得歇手停业，另一方面他同欧几里德大街浸礼会教堂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在福莱斯特山的树荫下一起野餐唱赞美诗。”(《万物之灵》[The Lords of Creation]，第90页)那种无情的营业方针的后果不是以其本来面目，而是通过货币这一幽灵作为代表出席董事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样明显的矛盾现象看来是不会让它存在的。“比投资者更远离董事会会议桌的，是劳动者。要是工厂关了门，或者减少了工资，或者雇用了打手破坏矿工工房里举行的抗暴集会，那末这种方针对受害者——矿工家属的影响，是不大容易想像得出的，他们远在天边，而帐上的盈亏数字却迫在眼前，而且教你忘不了。华尔街人士谈到钢铁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在办公桌边、厂房里、矿井下辛勤劳动、有家属要养、房租要付、粮食鞋袜要买的十多万人的一个组织吗？一点也不

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关于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某一社会化的工业；还是全面的社会主义都适用的定义，要是在二十年以前，我想大家都会接受的。即使是现在，关于某一社会化的工业的定义仍是会被接受的。但是，由于俄国的试验的影响，关于全面社会主义的定义已经有了修改了。二十年以前，很少有人谈到集中计划。当时认为，社会主义要求：（一）排斥私人赚取利润，即一个人或一个集团雇用其他人，把后者的产品出售给第三者以谋取利润；（二）（除了人以外的）生产手段的公共或集体所有制。这两个必要条件无论哪一条都不一定要求采取任何形式的集中计划；两个条件合在一起也是如此。因此，排斥赚取利润这件事本身可以通过把各种工业组织成独立的消费合作社、市政企业和公共机构来实现；提出这些形式以供选择是为了适应各个工业的特殊情况。在这种制度下，任何地方的管理和销售工作都可以由领薪金的人员来做；一切资本都可以按固定利率租用；符合上述定义的利润是不存在的。没有统一的集中计划，生产手段的集体或公共所有制同样是可行的。如果允许私人利润，所有主只要把他们的土地或其他手段出租给企业家就行；如果不允许私人利润，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土地或其他手段出租给合作社或公共机构。这些东西只有一个出租者并不会造成困难，正如垄断下的货物只有一个出售者不会造成困难一样。好几个承租者会造成一个买主市场，所有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价格。当然，他可以这样来决定价格，按照这种价格可以满足需求的土地或生产手段会多得过剩，以致有一部分长期闲置不用；他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决定价格，按照这种价格，土

---

是。钢铁不过是行情电报机上的一种象征，是投机赌博中的一个筹码，是你在四十八元时买进在五十六元时卖出的东西，是芝加哥的人哄抬看涨，美孚油公司的人要杀价的东西。”（阿伦：《万物之灵》，第93—94页。）

地和生产手段会不足以滿足全部需求，以致于必須通过某种方式的配給办法，在承租者中間进行分配。在实践中，他大概总是会設法使得价格的決定不致造成市場上有剩余或不足現象。但是，不論他在这个問題上怎么办，总是沒有必要实行集中計劃的。尽管如此，在今天，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已普遍採納了集中計劃的觀念。例如，摩里逊(Morrison)先生写道：“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是，全部大工业和土地必須归公共或集体所有，其经营必須是(按照全国性的经济計劃)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私人利潤。”<sup>①</sup>显然，如果我們同意这一点，則集中計劃是否为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問題就沒有爭辯余地；定义本身就已经把問題決定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和計劃经济就是一回事。計劃经济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我們可以設想，处在一个奴隶社会上层的一个小小的貴族集团，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計劃一国的工业，而毫不考虑奴隶的利益。沒有人能把这个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只是集中計劃本身，而是某种特定性质的計劃。計劃经济如其目的明显地而且公开地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統治集团的利益，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根据摩里逊先生的定义，社会主义所意味着的那种計劃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計劃。这个觀念当然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解說。在一个受到外来侵略或者受到侵略威胁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計劃可能意味着集中全国資源用于加强軍事力量。即使撇开战争或战争威胁不談，公共利益也是一种很难捉摸的觀念。为了个人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无階級社会的感覺这样一些不可具体捉摸的东西而牺牲物质福利，这样做对公

---

① 摩里逊：《現代社会主义簡明大綱》(An Essay Outline of Modern Socialism)，第9頁。

共利益有多大好处：一方面要增加貨物总产量，另一方面又要在不同的人們中間进行比較平均的分配、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比較平均的分配，两者之間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权衡这两者的得失：諸如此类的問題不少。当社会內部某些特定階級的人，以前的資產階級，教士，或者犹太人，被挑出来作为迫害对象的时候，我們可以說这是为了“公共利益”嗎？这些問題是无法回答的。而且，即使能够回答到使自己能滿意的程度，那么认为社会主义必須具有为了我們各有各看法的那种意义的公共利益的計劃，也是可笑的事。为了公共利益的計劃必須是指(为了目前說明的方便起見)大家含糊地，不确切地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有限階級的利益的計劃。这种計劃，加上排斥賺取利潤和生产手段集体或公共所有制，就是目前普遍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根本特征。

从我們的定义或說明的措辞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而且必須存在若干社会化的工业——例如武装部队、皇家造币厂，灯塔之类的机构就是明证。但是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大海中的小島。同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存在若干资本主义工业——这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大陆上的湖泊而已。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說明島屿或者湖泊。討論的主要对象是作为代替目前西方世界实行的工业制度的唯一出路的全面社会主义。在論述之中，有一部分也将牵涉到某一項工业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問題。举例來說，以后各章中第五章就是完全談这个問題的。在那一章中，我要联系技术效率談談利潤报酬問題。(第三章中)关于在各工业部門中間如何分拨資源的不同方法，有一部分論述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問題，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保持的情况下，某些特定工业如軍备工业或煤矿工业的特殊情况，是否会使得該工业有必要社会化，将不予討論。本书主题是社

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某几种工业部门的社会化。

## 第二章 人民中間財富和 收入的分配

关于社会主义的討論，流行的方式往往以先攻击一番現行工业制度作为开場。这种攻击主要针对現在存在的財富和收入不公平現象以及与之俱来的严重弊害。这种攻击頗为有力，而且頗有根据。本章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依次列举与英国有关的事实，并且一般地說明一下这些事实的意义。

我們先从财产分配开始。但尼尔斯（Daniels）教授和坎庇恩（Campion）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私人所有的資本——个人資本——的分配情况的周密調查。从他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在1924—30年期间（在他們能进行詳尽研究的各个时期中，这是最近的一个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一占有（私人所有的）資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而在另外一个极端，“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只占有1924—30年資本总数的百分之五；如果資本总数中不算家用器物，家俱也許再加上私人所有的房屋的話，那么百分比甚至比百分之五还要低。”<sup>①</sup>当然，我們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一占有資本总数百分之六十，这并不是說，那个比例的資本的受惠者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如果这些人都是有配偶的一方，而另一方沒有财产的話，

---

① 但尼尔斯和坎庇恩：《国民資本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Capital），1936年版，第53—54頁。